

1111



K204.3
1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五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修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
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十七

起闕逢攝提格盡
看維協洽凡六年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下

地節三年春三月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
唐虞不能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

師古曰
謂勸勉

招懷百姓勞即
到翻來郎代翻

流民自占八萬餘口

師古曰隱度名
數而來附業也

古音之

治有異等之效

師古曰異於常

其賜成爵關

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

卒子

後詔使

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

貢父曰郡

使子丞國使長史皆一物也故摠言郡國上計長史守丞後漢百官志諸侯王相如太守長史如郡丞又

邊郡有丞元有長史長史上計無疑矣上時掌翻

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

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更多為虛名云 夏四月戊

申立子奭為皇太子以丙吉為太傅太中大夫疏廣

為少傅

疏姓也

考異曰荀紀立皇太子在去年四月戊申漢書舊本亦然顏師古掇疏廣及丙

吉傳並云地節三年立皇太子知此年者是也

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

平恩侯

平恩侯國屬魏郡宋白曰魏為縣屬廣平郡唐屬洛州有平恩川

又封霍光

兄孫中郎將雲爲冠陽侯

恩澤侯表冠陽侯食邑於南陽郡

霍顯聞

立太子怒恚不食歐血曰

恚於避翻歐烏口翻

此乃民間時子

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爲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

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

保母阿母也復扶又翻數所角翻

后挾毒不得行

五月甲申丞相賢以老病乞骸骨

賜黃金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六

月壬辰以魏相爲丞相辛丑丙吉爲御史大夫疏廣

爲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

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

許伯即許廣漢稱伯者蓋尊之也少時照翻監古街翻

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

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

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

家示陋師古曰言獨親外家示天下以淺陋復扶又翻非所以廣太子德於

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語牛倨翻相免冠謝曰此非

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京師大雨雹大行丞

東海蕭望之上疏言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望

之傳爲大行治禮丞上素聞望之名拜爲謁者時上博延賢俊

民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下遐高者請丞相

御史師古曰望之以其人所言之狀請於丞相御史或以奏聞即見超擢次者中二千

石試事滿歲以狀聞師古曰試令行其所言之事或以諸他職事試之劉仲馮曰觀

其意共是一條不當中分却煩解說也顏說非也高者則令丞相御史試事歲滿各以狀聞誤斷其文爾余謂高者則請丞相御史試事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文意固是一貫而分高次則非誤斷也

下者

報聞罷

其言不可用故報聞而罷歸田里也

所白虬奏皆可

師古曰當主上之意

也處昌呂翻

冬十月詔曰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

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

朕之不逮毋諱有司

師古曰箴戒也匡正也李奇曰諱避也雖有司在顯職皆言其

過勿避之

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

飭兵重屯久勞百姓

師古曰飭整也復扶又翻下同

非所以綏天下

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又詔池籩未御幸者

假與貧民

蘇林曰折竹以繩綿連禁禦使人不得往來律名爲籩服虔曰籩在池水中作室可

用棲鳥鳥入中則捕之應劭曰池者陂池也籞者禁苑也臣瓚曰籞者所以養鳥也設爲藩落周覆其上令鳥不得出猶苑之畜獸池之畜魚也師古曰蘇應二說是郡國官館勿復修治

治直之

翻下同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

師古曰貸音吐戴翻種五穀種

也音之

且勿筭事

師古曰不出筭賦及給徭役

霍氏驕侈縱橫

橫戶

孟翻太夫人顯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細馮黃

金塗韋絮薦輪

如淳曰網亦茵馮謂所馮者也以黃金塗飾之師古曰茵蓐也以繡爲茵

馮而黃金塗于輦也音灼曰御輦以韋綠輪著之以絮師古曰取其行安不搖動也馮與憑同著音張呂

翻侍婢以五采絲輓顯遊戲第中

師古曰輓謂牽引車輦也音晚與

監奴馮子都亂

師古曰監奴謂奴之監知家務者

而禹山亦並繕治

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

樂音洛朝

其意共是一條不當中分却煩解說也顏說非也高者則令丞相御史試事歲滿各以狀聞誤斷其文爾余謂高者則請丞相御史試事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文意固是一貫而分高次則非誤斷也

下者

報聞罷

其言不可用故報聞而罷歸田里也

所白處奏皆可

師古曰當主上之意

也處昌呂翻

冬十月詔曰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

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

朕之不逮毋諱有司

師古曰箴戒也匡正也李奇曰諱避也雖有司在顯職皆言其

過勿避之

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

飭兵重屯久勞百姓

師古曰飭整也復扶又翻下同

非所以綏天下

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又詔池籩未御幸者

假與貧民

蘇林曰折竹以繩綿連禁禦使人不得往來律名爲籩服度曰籩在池水中作室可

用棲鳥鳥入中則捕之應劭曰池者陂池也籩者禁苑也臣瓚曰籩者所以養鳥也設爲藩落周覆其上令鳥不得出猶苑之畜獸池之畜魚也師古曰蘇應二說是郡國宮館勿復修治

治直之

翻下同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

師古曰貸音吐戴翻種五穀種

也音之

且勿筭事

師古曰不出筭賦及給徭役

霍氏驕侈縱橫

橫戶

太夫人顯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網馮黃

金塗韋絮薦輪

如淳曰網亦茵馮謂所馮者也以黃金塗飾之師古曰茵蓐也以繡爲茵

馮而黃金塗于輦也音灼曰御輦以韋緣輪著之以絮師古曰取其行安不搖動也馮與憑同著音張呂

翻侍婢以五采絜輓顯游戲第中

師古曰輓謂牽引車輦也音晚與

監奴馮子都亂

師古曰監奴謂奴之監知家務者

而禹山亦並繕治

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

樂音洛朝

直遙翻請才性翻
數所角翻下同

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舍

頭奴上朝謁

文穎曰朝當用謁不自行而令奴上謁者也師古曰上謁若今參見尊貴而通

人也孔穎達曰漢家僕隸謂之蒼頭以蒼巾爲飾異於民也上時掌翻

莫敢譴者顯及

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

師古曰長信宮上官太后所居

亡古無字通

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

既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

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

師古曰女音汝曹輩也

今大夫給事中

他人壹間女能復自救邪

間古莫翻復扶又翻下同

後兩家奴爭

道

師古曰謂霍氏及御史家

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躡大夫門御史

爲叩頭謝乃去

躡與躡同爲于僞翻

人以謂霍氏

師古曰顯等告語也

始知憂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

見賢通

平恩

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領尚書上

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

師占曰謂

各各得盡言於上也

於是霍氏甚惡之

惡烏路翻

上頗聞霍氏毒殺

許后而未察乃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

侯范明友爲光祿勳

功臣侯表平陵侯食邑於南陽郡之武當縣

出次壻

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爲安定太守

任音壬守式又翻下同

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爲蜀郡太

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爲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

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戊戌更以張安世爲

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

兩宮未央長樂也城門京城十

二門屯兵也比軍北軍

入校兵也更工衛翻以霍禹爲大司馬冠小冠

馬大將軍冠武弁大冠今貶禹

故使冠小冠冠小之冠古玩翻亡印綬

亡古無

罷其

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

蘇林曰也

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中女壻

趙平爲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

尉印綬

散騎騎都尉以騎都尉而加散騎官也百官表云散騎中常侍皆加官中常侍得入禁中

散騎騎並乘輿車如淳曰自列侯下至郎中皆得有散騎及中常侍加官是時散騎及中常侍各自一官

無負也中

讀曰仲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

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

百姓貧耗窮民犯灋姦軌不勝數所角翻勝音升又如字於是使

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

灋師古曰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爲故縱而所緩深故

之罪孟康曰孝武欲急刑更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也急縱出之誅師古

釋罪人疑以爲縱出則急誅之亦言尚酷其後姦猾巧灋轉相比况禁罔

寢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

郡國承用者駁師古曰不曉其指用意不同也或罪同而論異姦吏

因緣爲市師古曰弄法而受財若市賈之交易所欲活則傅生議傅讀日附

所欲陷則予死比師古曰比以例相比况也議者咸冤傷之廷尉

史鉅鹿路溫舒上書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

以興

齊襄公爲公子無知所殺，雍廩復殺無知，齊國大亂，桓公自莒入立。

晉有驪姬之

難而文公用伯

晉獻公信驪姬之讒，殺世子申生，逐公子重耳，夷吾而立驪姬之子奚齊。

卓子皆爲里克所殺，夷吾入立，復爲秦所執，既而歸之，卒而子圉嗣。秦納重耳子圉死，而文公遂霸諸侯。

難乃旦，霸伯讀曰霸。

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

事見十卷。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夫繼變

亂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

昭帝，即世無嗣，昌邑淫亂，乃皇天所以開至聖也。臣

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

春秋之法，繼弒君不言即位，繼正即位。

位正也。

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

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

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

治直之翻

夫獄者天下之大命

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

復扶又翻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翻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師古曰虞書大禹謨載咎繇之言辜罪也經常

也言人命至重治獄宜慎寧失不常之過不濫殺無罪之人所以崇寬恕也

今治獄吏則

不然上下相毆

毆與驅同

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

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

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

立

被皮義翻大辟之計歲以萬數

辟毗亦翻

此仁聖之所以傷

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

樂音洛痛

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

辭以示之

勝音升

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

治直吏翻

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内之

上時掌翻晉灼曰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師古

曰卻退也畏爲上所卻退卻丘畧翻

蓋奏當之成

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

雖臯陶

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

師古曰臯陶作士善聽獄訟故以爲喻也陶音遙

何

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

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

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况真實乎期猶必也議必不

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唯陛下省濫制寬刑

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 十二月詔曰

閒者吏用法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

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

晉灼曰當重而輕使有罪者起邪惡之心也師古曰有罪

者更與邪惡無辜者反陷重刑是決獄不平故也當丁浪翻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

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如淳曰廷史廷尉史也

疑獄也李奇曰鞠窮也獄事窮竟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其爲置廷尉平秩六百

石貞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每季秋後請讞

時爲于僞翻稱尺證翻讞語蹇翻上常幸宣室齋居

而決事如淳曰宣室布政教之室也重用刑故齋戒

晉說是也賈誼傳亦云受釐坐宣室蓋其殿在前殿之側也齋則居之獄刑號爲平矣

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

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師古曰刪刊

則刊而除之律令一定愚民不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

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召

權而爲亂首矣

孟康曰召求也招致權者已也猶賣弄也師古曰孟說是也

昭帝

時匈奴使四千騎田車師及五將軍擊匈奴

事見上卷本始

三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

軍宿欲以爲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

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爲太子

復扶又翻下同質音致走音奏更工衡翻

及烏貴立爲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

孫者是歲侍郎會稽鄭吉與校尉司馬熹

會古外翻熹許吏翻

將免刑罪人田渠犁積穀

罪人免其屯田

發城郭諸國兵

萬餘人

西域諸國有逐水草與匈奴同俗者謂之

與所

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破之車師王請降

降戶江翻

匈奴發兵攻車師言憲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

憲即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犁

考異曰西域傳云地節二年以匈奴傳校之知在三年

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

而見殺也乃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傳送長安

傳知戀翻

匈奴更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爲車師王收其餘

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鄭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往田

車師地以實之

爲下元康二年匈奴爭車師張本

上自初即位數

遣使者求外家

數所角翻

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是歲求得

外祖母王媪

文頴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曰媪媪師古曰媪女老稱也音烏老翻

及媪

男無故武

無故及武皆媪子也

上賜無故武爵關內侯旬日間

賞賜以鉅萬計

四年春二月賜外祖母號爲博平君

拋外戚傳以博平縣吾二縣爲

湯沐邑而地理志博平縣屬東郡

封舅無故爲平昌侯

平昌侯國屬平原郡武

爲樂昌侯

樂昌侯國屬東郡恩澤侯表武封樂昌侯食邑於汝南

夏五月山陽

濟陰雹如雞子深二尺五寸

深式浸翻

殺二十餘人飛鳥

皆死

詔自今子有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

勿治

立廣川惠王孫文爲廣川王

本始四年廣川王去以罪自殺

今復立文嗣封王

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

泣自怨

數所角翻

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

將軍時灑令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

師古曰窶貧而無禮孔穎達曰遠客飢寒喜妄說狂

貧無可爲禮謂之窶音其羽翻言喜許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師古曰言讎今陛

下好與諸儒生語好呼人人自書對事多言我家者

嘗有上書言我家昆弟驕恣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後

上書者益黠盡屏必郢翻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

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又聞民間謹言霍氏毒殺許

皇后師古曰謹眾聲也音許爰翻寧有是邪顯恐急

即具以實告禹山雲禹山雲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

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

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象

卒卒

師古曰卒讀曰猝忽遽之貌也

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

可令太夫人言太后

太夫人謂霍顯上官太后霍氏外孫也

先誅此兩

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

尉

下還稼翻

執金吾捕張赦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

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

師古曰重難也然竟窮竟其事也

惡端已見

見賢遍翻

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

師古

先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

師古曰言無處相避

當受禍也

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

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

公子季友有功於魯趙衰有功於晉田完有功於齊

皆疇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

顯魯魯公子季友殺慶父立禧公以安魯國遂世爲

上卿專魯國之政晉公子重耳出亡趙衰從及其反國伯諸侯衰皆有功遂世爲晉卿有軍行至趙

鞅遂與智韓魏分晉國田完自陳奔齊桓公禮而用之桓公之伯完與有功其後陳成子

得齊國之政至田和遂篡齊而有之故仲尼作春秋

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

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周公輔成王七年而反政於成王

而大將軍二十歲自武帝後元二年至地節二年適二十歲海內之命斷

於掌握斷丁亂朝方其隆盛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朝臣

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閒

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分扶問翻請罷霍

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

存問召見見賢遍翻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

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

而朝臣爲知禮朝直遙翻下同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

不聞直聲師古曰言朝臣不進直言以陳其事而今明詔自親其文非

策之得者也師古曰言失計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

臣心度之度徒洛翻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

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

遠郡師古曰直讀日其路無由唯陛下省察省悉井翻上

甚善其計然不召也禹山等家數有妖怪數所角翻妖於驕翻

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鼯可以此罪也

如淳曰高后時定令輒有擅議宗廟者棄市師古曰羔菟鼯所以供祭也菟吐故翻鼯古蛙字謀令

太后爲博平君置酒爲于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

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

定未發雲拜爲玄菟太守菟同都翻太中大夫任宣爲代

郡太守會事發覺秋七月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

等捕得禹要斬要古腰字通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

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太僕杜延年以霍氏舊人

亦坐免官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廢虺昭臺宮師古曰在上林

苑中廳
昌呂翻 乙丑詔封告霍氏反謀者男子張章期門董

忠左曹楊惲

百官表侍中左右曹皆加官晉灼曰漢儀注諸吏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

事分爲左右

侍中金安上史高皆爲列侯

章爲博成侯忠高昌

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爲樂陵侯

惲丞相敞子安上車騎將軍日

磾弟子高史良娣兄子也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

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則侮上侮上者逆道也

在人之右

師古曰右上也

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

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䟽言

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

三上輒報聞

漢制上書不行者輒報聞罷

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

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爲

僞翻過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

古禾翻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

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

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師古曰灼謂被燒

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

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鄉讀曰鄉亡今論功

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

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

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數所角翻則國無裂土出爵

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

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

右上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爲郎帝初立謁見高廟賢見

遍大將軍光驂乘漢制大駕大將軍驂乘乘繩證翻下同上內嚴憚之

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

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從千容翻師古曰肆放也展也近其斬翻及光身死

而宗族竟誅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師古曰萌謂始生也

後十二歲霍后復徙雲林館復扶又翻下同乃自殺 班固

贊曰霍光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匡國家安社稷

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師古曰阿衡伊尹官號也阿倚也衡

平也言天子所倚倚群下取平也

然光不學亡術

亡古無字通

闇於大理陰

妻邪謀

晉灼曰不揚其過也

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

沈讀以

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臣光曰霍

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

卒子恤翻

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

矣

鮮息淺翻

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以

親政矣况孝宣十九即位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光

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私黨充塞朝廷

塞悉則翻

使人

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

得免於身幸矣况子孫以驕侈趣之哉

趣讀雖然曾鄉

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

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

叢釁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

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鬪椒作亂於楚楚

赦之支庶為鬪氏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為子文無

後何以勸善事見左傳宣四年子文鬪穀於菀也箴尹楚官名克黃子文之孫箴之金翻

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勲不可不

祀遂使家無噍類肖才孝宣亦少恩哉 九月詔減

天下鹽賈賈讀又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箠若瘐死

者上時掌翻蘇林曰瘐病也囚徒病律名為瘐瘐如瀉日律囚以飢寒而死曰瘐師古曰瘐病暴也此言

因或以掠笞及飢寒及疾病而死如說非也瘦音庾

或作瘠其音亦同或讀作瘦誤本紀瘦死上有飢

寒二字所坐縣名爵里漢書本紀作名縣爵里師古曰名者其人名也縣所屬縣

也爵其身之官爵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師古曰凡

也里所居邑里也也言殿最者

殿後也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課居先也殿音丁見翻

內亂廢遷房陵武帝元光二年立清河王義是歲

北海太守廬江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行下孟翻

勃海太守龔遂入爲水衡都尉先是勃海左右郡歲

饑師古曰左右謂側近相次者先悉薦翻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

上選能治者治直下同丞相御史舉故昌邑郎中令龔

遂上拜爲勃海太守召見見賢遍翻問何以治勃海息其

盜賊對曰海瀕遐遠

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

不霑聖化其民

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

於潢池中耳

師古曰赤子猶言初生幼小之意也嬰孩初生體赤故曰赤子積水曰潢音黃

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

師古曰勝謂以威力克而殺之安謂以德化撫

而安之

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

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

治直之翻臣願丞

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灑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

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勃海界

傳知

郡聞新太守至

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

諸持鉏鉤田器者

師古曰鉤鎌也

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

者乃爲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

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樂音洛

遂乃開倉廩假貧民師古曰假謂給與選用良吏尉安牧養

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好呼到翻渠綺翻不田作乃躬率

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遂令民口種一樹榆

百本蠶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三母甌五雞畜許六翻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

買牛賣刀買犢二可爲帶牛佩犢勞來循行勞力到翻來力

代翻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通鑑書龔遂自勃海入爲列卿因叙

其政績烏孫公主女爲龜茲王絳賓夫人絳賓上書言

得尚漢外孫願與公主女俱入朝朝直遙翻

元康元年春正月龜茲王及其夫人來朝皆賜印綬

夫人號稱公主賞賜甚厚初作杜陵徙丞相將軍

列侯吏二千石訾百萬者杜陵時以京兆杜縣東原上爲初陵更名杜縣

曰杜陵訾讀曰貲三月詔以鳳皇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

央宮赦天下有司復言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本始

元年謚親曰悼置園邑復扶人翻夏五月立皇考廟冬置建章衛

尉未央長樂建章甘泉皆有衛尉各掌其宮門衛屯兵趙廣漢好用世吏子

孫新進年少者師古曰言舊吏家子孫而其人後出求進又年少也好呼到翻少詩照翻

專厲彊壯蠶氣師古曰蠶與鋒同言鋒銳之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

師古曰風生言其速疾不可當也回曲也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終以

通鑑九十五
此敗廣漢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

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吏逐

去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案賢賢父上書訟罪廣漢坐貶秩疑其邑子榮畜教令以它法論殺畜

榮姓也周有榮公子孫以爲氏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下

稼翻下同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此脅丞相丞相

按之愈急廣漢乃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

下受辭師古曰受其對辭也收奴婢十餘人去丞相上書自陳

事下廷尉治實丞相自以過譴笞傅婢出至外第乃

死不如廣漢言帝惡之惡烏路翻下廣漢廷尉獄吏民守

闕號泣者數萬人號戶刀翻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

死使牧養小民漢書本傳臣生之上有或言二字廣漢竟坐要斬要與

腰同

考異曰本紀元康二年冬廣漢有罪要斬百

官表本始三年廣漢爲京兆尹六年要斬元康元年

守京兆尹彭城太守遣按廣漢傳司直蕭望之劾奏

廣漢摧辱大臣望之自司直爲平原太守元康元年

自平原太守爲少府然則廣漢死當在元康元年本

紀誤也廣漢傳又云地節三年七月丞相婢自殺死

蓋婢死已數年而廣漢追發其事也

廣漢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

民得職
師古曰得職各

得其常所也
百姓追思歌之 是歲少府

宋疇坐議鳳皇下彭城未至京師不足美貶爲泗水

太傅

傳泗水
上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

守相以蕭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

百姓恐德之不究

師古曰究竟也
謂周徧於天下

悉出諫官以補郡

吏朝無爭臣則不知過

朝直遙翻
所謂憂其末而忘

爭讀曰諍

其本者也上廼徵望之入守少府東海太守河東

尹翁歸以治郡高第入爲右扶風翁歸爲人公廉明

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

記籍自聽其政師古曰言決斷者縣姦邪之事不委令長也有急名則少

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服虔曰披有罪者籍也師古曰解讀曰懈取人必

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師古曰於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取罪人

以警衆行下孟翻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

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其爲扶風選用廉平疾

姦吏以爲右職職居諸吏之上爲右職接待有禮好惡與同之

好呼到翻其負翁歸罰亦必行然溫良謙退不以行

惡烏路翻

能驕人故尤得名譽於朝廷 初烏孫公主少子萬

年有寵於莎車王 班書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莎蘇禾翻 莎

車王死而無子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

漢又欲得烏孫心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

使者奚充國送萬年 姓譜奚姓夏車正奚仲之後 萬年初立暴惡

國人不說 說讀曰悅下同 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

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

至伊循城 衛侯衛士侯也伊循城在鄯善國漢於其中置屯田吏士使疏吏翻 會故莎

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奚

充國自立爲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

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

揚言謂宣揚其言於

外

也於是攻劫南道與鞏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

通

鞏色甲翻鄯上扇翻

都護鄭吉校尉司馬熹皆在北道諸國

閒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

其執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

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

殺傳其首詣長安更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

更工衛翻諸

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帝召見韓增曰

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

莎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各馬象龍而還

師古曰言馬形

似龍者仲馮曰此馬名曰象龍也宛於元翻還從宣翻又如字上甚說說讀曰悅議封奉

世丞相將軍皆以爲可獨少府蕭望之以爲奉世奉

使有指師古曰本爲送諸國客而擅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

效不可以爲後灋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

爲比師古曰比必寐翻余謂當音毗寐翻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師古

曰逐競也要一遙翻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爲于僞翻長知兩翻

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爲光祿大夫

二年春正月赦天下上欲立皇后時館陶主母華

婕妤館陶縣屬魏郡華戶化及淮陽憲王母張婕妤

楚孝王母衛婕妤皆愛幸淮陽憲王欽上欲立張婕

仔爲后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艾音乃更選後

宮無子而謹慎者二月乙丑立長陵王健仔爲皇后

令母養太子封其父奉光爲邛成侯恩澤侯表邛成侯食邑於濟陰

邛渠容翻后無寵希得進見見賢五月詔曰獄者萬民

之命能使生者不然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

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師古曰析分也謂分

破律條妄生端緒以出入人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由知師古曰上者天子自謂也

亡古無字通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

此人吏或擅興徭役飾厨傳稱過使客韋昭曰厨謂飲食傳謂傳

舍言修飾意氣以稱過使而已師古曰使人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遣之令過也傳知戀翻稱音尺乃孕

翻過者過越職踰灑以取名譽譬如踐薄冰以待白

日豈不殆哉師古曰殆危也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

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被皮義翻毋出今年租賦 又曰

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易以鼓翻更工衡翻

匈奴大臣皆以為車師地肥美近匈奴近其蘄翻使漢

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由是數遣兵擊

車師田者數所角翻鄭吉將渠犁田卒七千餘人救之為

匈奴所圍吉上言車師去渠犁千餘里漢兵在渠犁

者少執不能相救願益田卒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

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得復擾西域

復扶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

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

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

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務民

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見賢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

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

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

致意中謂不足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丞相不

介意也之議故言聞諸將軍大將軍車騎預中朝臣愚不知此兵何

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菜之實

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師古曰不可以兵事動之也軍旅之後

必有凶年師古曰此引老子道經之語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

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

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師古曰言不得其人風俗尤薄水旱

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

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師古曰左右謂近臣

在天子左右者乃欲發兵報織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

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師古曰論語季

氏將伐顓臾孔子謂冉有季路曰云云故相引之顓臾魯附庸國蕭牆者屏牆也上從相言

止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

其更士還渠犁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犁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以鄭吉爲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魏相好

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

師古曰既觀國家故事又觀前人所奏便宜之章也好呼

到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

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

數所相敕掾史按事郡

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

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

上時與御史大夫丙吉

同心輔政上皆重之丙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

遭遇

師古曰遭遇謂升大位也

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

其功也會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

之功

師古曰謂未爲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聞者

章下掖庭令考問

下退稼翻

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

吉

師古曰視讀曰示

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

咎汝

師古曰督謂視察之

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

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

別彼列翻共居用翻養弋亮翻

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爲庶

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

上大賢之

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議論有餘材任

宰相

師古曰任堪也

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

宋白曰馮輔也

通鑑九十五
羽佐也義取輔佐京師復扶又翻下同

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

少府正卿三

輔祿秩視九卿故爲左遷

恐有不合意即移病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日以病

而移居余謂前說是

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

用皆更治民以考功

功臣表及霍光傳皆作都成侯此承望之本傳之誤師古曰更

猶經歷也更工衡翻治直之翻

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

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起視事

師古曰所聞謂聞其短失

初

掖庭令張賀數爲第車騎將軍安世稱皇曾孫之材

美及徵怪

師古曰徵證也數所角翻爲于僞翻

安世輒絕止以爲少主

在上

少詩照翻

不宜稱述曾孫及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

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

恩欲封其冢爲恩德侯

師古曰身死追封故曰封冢也

置守冢二百

家賀有子蚤死子安世小男彭祖

師古曰子者言彭養以爲子也

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安

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

吾自爲掖庭令非爲將軍也

爲于僞翻

安世乃止不敢復

言上心忌故昌邑王賀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令

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

昌邑王廢歸昌邑國除爲山陽郡故令太守謹察之毋

下所賜書

師古曰密令警察不欲宜露也下遐稼翻

敞於是條奏賀居處

處昌邑翻

著其廢亡之效

師古曰著明也

曰故昌邑王爲人青黑

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

少詩沼翻師古曰痿風痺疾也音人佳翻

臣敞嘗與之言欲動觀其意即

以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

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乃復聞梟聲

梟不孝鳥一名流離詩注

少好而長醜爾雅作鷩鷩草木疏曰梟也大則食其

母劉子曰炎州有鳥曰梟偃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

既成食母而飛蓋稍長從母索食母無以應從是而

死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音堅

堯翻又于驕翻

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

蘇林

日凡狂者陰陽脉盡濁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

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

癡者也韓子曰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

臣敞前言哀王歌舞者張脩

等十人無子留守哀王園

賀父驪

請罷歸故王聞之

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

治直

相殺傷者當勿灑欲

令亟死太守柰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

見仁義如此師古曰喜好也由上乃知賀不足忌也

三年春三月詔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海昏縣屬豫章郡後

漢分立建昌縣宋白曰今建昌縣舊海昏縣也宋元嘉二年廢海昏縣移建昌居焉考異曰王子侯表

賀以四月壬子封宣紀賀封在丙吉之前按是歲四月癸亥朔無壬子表誤

乙未詔曰朕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曾史玄長樂衛

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

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

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封賀所子弟子

侍中中郎將彭祖為陽都侯追賜賀謚曰陽都哀侯

吉為博陽侯曾為將陵侯玄為平臺侯舜為博望侯

延壽為樂成侯

地理志城陽國有陽都縣恩澤侯表博陽侯食邑於汝南郡之南頓縣平

臺屬常山郡博望屬南陽郡

樂成侯食邑於南陽之平氏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

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

散悉賣翻騎音寄翻

故人下至郡

邸獄復作

師古曰復扶目翻

嘗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祿田

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吉臨當封病上憂其不起

將使人就加印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

應劭曰吉時疾不能起欲

如君視疾加朝服拖紳就封之也師古曰紼繫印之組也音弗

太子太傅夏侯勝曰

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樂音洛

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張安世

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

無名錢以百萬數文穎曰都內主藏官也張晏曰安世以還官官不簿也百官表大司

農屬官有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

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

知其與議也與讀曰豫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

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師古曰有欲謝者皆不通

也一曰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復扶又翻下同爲于僞翻予謂絕弗爲通者安世救其闕人之辭

也有郎功高不調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翻自言安世安世應曰

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

不許已而郎果遷師古曰安世外陽安世自見父子

尊顯懷不自安爲子延壽求出補吏爲子僞上以爲

北地太守歲餘上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爲左曹太

僕以太僕而加左曹官也

夏四月丙子立皇子欽爲淮陽王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

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師古曰此老子之言而廣引之今仕宦至

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父子俱

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

子贈以五十斤公鄉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供居

共翻張竹亮翻送者車數百兩兩音亮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

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受歸鄉里廣受東海蘭陵人日令

其家賣金共具

師古曰日日設之也共讀曰供下同

請族人故舊賓客

與相娛樂

樂音洛下同

或勸廣以其金爲子孫頗立產業

者

爲于僞翻

廣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

師古曰諄感也音布內翻顧

自有舊田廬

師古曰顧思念也

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

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墮

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

者衆之怨也吾旣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

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

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

潁川太守黃霸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

師古曰郵亭書舍謂傳送

文書所止處亦如今之驛館矣鄉官者鄉所治處也

沈約曰漢制五家為伍伍長主之二五為什什長主

之十什為里里魁主之十里為亭亭長主之十亭為

鄉有鄉佐三老有秩畜夫游徼各一人鄉佐有秩主

賦稅三老主教化畜夫主爭訟以贍鰥寡窮者然後

游徼主姦非畜吁玉翻下同

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帥所類翻長知兩翻下同班行之於民

閒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

養去浮滛之費去羌呂翻下同其治米鹽靡密師古曰米鹽言雜而且細

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師古曰繹謂抽引而出也問它陰伏以相參考聰明識事吏民不

知所出帥古曰不知其用何術也咸稱神明豪釐不敢有所欺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師古曰力

猶勤也言先以德教化於下若有弗從然後用刑罰也後戶務在成就全安長

吏師古曰不欲易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如高

縣丞挾地理志許縣屬潁川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

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

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數所送故迎新之費及姦

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師古曰緣因也因交代之際

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

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

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治直

徵守京兆尹頃之坐瀆連貶秩有詔復歸潁川為太

守以八百石居

太守秩二千石連
貶故以八百石居

四年春正月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

坐

師古曰誣告人及殺傷人
皆如舊法其餘則不論

右扶風尹翁歸卒家

無餘財秋八月詔曰翁歸廉平鄉正鄉讀治民異等

治直
之翻

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

上令有司

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得槐里公乘周廣漢等百

三十六人皆賜黃金二十斤復其家令奉祭祀世世

勿絕

公乘爵第八復方目翻

考異曰宣紀元康元
年五月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

人家子孫四年又賜功臣適後黃金人二十斤按功
臣表詔復家者皆云元康四年其數非一不容盡誤

蓋紀
誤耳

丙寅富平敬侯張安世薨

初扶陽節侯韋

賢薨

恩澤侯表扶陽侯食邑於沛郡蕭縣謚法好廉自克曰節

長子弘有罪繫獄

弘爲太常坐

家人矯賢令以次子大河都尉玄成爲

後

服虔曰今東平郡也本爲濟東國除爲大河郡師古曰矯託也

玄成深知其非

賢雅意即陽爲病狂卧便利妄笑語昏亂

師古曰便利大小便

音毗連翻

既葬當襲爵以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

相御史案驗

下假稜翻

案事丞相史迺與玄成書

師古曰即案驗

玄成事者

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

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爲狂癡光曜晦而不宣

壞音怪晦讀與

暗微哉子之所託名也

李奇曰名聲名也

僕素愚陋過爲丞

相執事

師古曰過猶謬也

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

通鑑卷之五
爲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

侍郎名章史逸其姓

亦上疏言聖

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

師古曰枉屈也

使

得自安衡門之下

師古曰衡門謂橫一木於門上貧者之所居也

而丞相御

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

劾戶槩翻下同

有詔勿劾引拜

玄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玄成爲河南太守

車師王烏貴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漢遣使責烏

孫烏孫送烏貴詣闕

初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絕羌

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地

河西武威威張掖

酒泉敦煌四郡本匈奴昆邪休屠王地武帝開之置郡縣羌與匈奴隔遠不復得通湟中湟水左右地也

其地肥美故斥逐諸羌不使居之水經注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鹽池北則湟

水所出東流逕湟中城北故小月氏之地也又及帝

東逕臨羌破羌允街枝陽金城而合于大河

即位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戰國時西戎有義渠君爲秦所滅子孫以先零豪言願時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虜

畜牧師古曰湟水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湟水之北是漢地仲馮曰湟北非謂漢地也羌意欲稍

北遷與匈奴合而爲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詳下文可見余謂羌依南山度湟水而北固欲與匈奴

合而湟北則漢地所以隔絕羌與匈奴通之路正在此零音憐安國以聞後將軍趙

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劾戶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

冒度湟水師古曰旁依也抵冒犯突而前郡縣不能

禁既而先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

師古曰羌人無大君長而諸種豪遞相殺伐故每有仇讎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親結欲入漢爲

寇也零音憐種章
勇翻詛莊助翻

上聞之以問趙充國對曰羌人所

以易制者

易以鼓翻

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不壹也

數所角翻下同

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

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

武帝元鼎五年西羌反攻故安枹罕次年即平至是

五十一年師古曰合約共爲要契也令音鈴

匈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

張掖酒泉地使羌居之

數所角翻誘音酉

間者匈奴困於西

方

謂本始三年爲烏孫所破

疑其更遣使至羌中與相結臣恐羌

變未止此

且復結聯他種

復扶又翻

宜及未然爲之備

日未然者其計未成

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

日藉借也

充國

欲擊鄯善燉煌以絕漢道

鄯上扇翻燉音

傳狼何小月氏種

屯
充國以爲狼何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

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

蘇林曰罕开在金城南師古曰罕开羌之別種

也此下言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其下又云河南大开小开則罕羌开羌姓族殊矣开音口堅翻而地理志天水有罕开縣盖以此二種羌來降處之此地因以各縣也而今之羌姓有罕开者總是罕开之類合而言之因爲姓耳變开爲井字之訛也零音憐罕即罕字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
行下孟豫爲備敕視諸

羌母令解仇

師古曰視讀日示示語之也

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

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

兩府丞相御史府也此視觀也

分別善

惡

別彼列翻

是時比年豐稔穀石五錢

比毗至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六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十八

起上章浯灘盡玄默闡茂凡三年

中宗孝宣皇帝中

神爵元年

以神爵降集紀元

春正月上始行幸甘泉郊泰畤

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上頗脩武帝故事謹齋祀之

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

時以方士言爲隨侯劔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於未

央宮中又祠大室山於即墨三尸山於下密祠天封
苑火井於鴻門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

長安城旁又祠參山八神於曲城蓬山石社石鼓於
臨胸之罍山於睡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成山祠日

萊山祠月又祠四時於琅邪蚩尤於壽良京師近縣
鄆則有勞谷五休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雲陽有

徑路神祠又立五龍山仙人祠及
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霄施聞益州有金馬碧

雞之神可醮祭而致後漢志越嶲郡青蛉縣禺同山俗謂有金馬碧雞如涪日金形

似馬碧形似雞水經注曰禺同山神
有金馬碧雞光景倏忽醮即召翻於是遣諫大夫

蜀郡王褒使持節而求之使疏初上聞褒有俊才召

見見賢遍翻使為聖主得賢臣頌其辭曰夫賢者國家之

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師古曰趨讀曰趣普博也趨七

喻翻舍讀曰捨施式智翻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

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應劭曰矻矻勞極兒如淳曰健作兒師古

曰如說是也及至巧冶鑄干將干將吳寶劍名闔廬所鑄使離婁矻矻骨翻

督繩公輸削墨張晏曰離婁黃帝時明目者也應劭曰公輸魯般性巧者也師古曰督察

也視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師古

曰溷亂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音胡頓翻

師古曰吻口角也策所以擊馬及至駕齧駮驂乘旦孟康曰良馬低頭口至都故曰

故曰乘旦乘食證翻王良執靶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晉灼曰

靶音霸謂轡也師古曰參驗左氏傳及國語孟子郵無恤郵良劉無止王良總一人也楚辭云驥躡躅於

敝輦遇孫陽而得代王逸云孫陽伯樂姓名也列子云伯樂秦穆公時人考其年代不相當張說云良字

伯樂斯韓哀附輿應劭曰世本韓哀作却師古曰宋失之矣韓哀韓哀侯也時已有却此

復言作者加其精巧也然則善却者耳非始作也

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

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

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

師古曰鬱熱氣也煖溫也悽愴

寒冷也煖於六翻煖乃短翻

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

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

易以鼓翻

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

有圍空之隆

師古曰一飯三吐食一沐三捉髮以賓賢士故能成太平之化而刑措不用故

圍音圍同

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

應劭曰有

以九九求見桓公桓公不內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內之况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

見之居無幾隰朋自遠而至齊遂以霸師古曰九九計數之書若今筭經也匡謂一匡天下合謂九合諸

侯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

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

見悃誠

王逸曰悃悃志純一也亦猶實也

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

施効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

鼓刀

師古曰勤於鼎俎謂負鼎俎以干湯也鼓刀者謂太公屠牛於朝歌也

百里自鬻

甯子飯牛

師古曰鬻賣也呂氏春秋曰百里奚之未遇時也虞亡而虜縛鬻以五羊之皮公孫

枝得而悅之獻諸穆公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

舜禪短布單衣適至爵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遂召與語悅之以爲大夫飯扶晚翻

離此患也

師古曰離遭也

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

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剖符

錫壤而光祖考故世必有聖知之君

知讀智

而後有賢

通鑑九六
三
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

師古曰冽冽風兒也音列龍興而致雲螭

蟀埃秋唵蜉蝣出以陰

孟康曰蜉蝣渠畧也師古曰蟋蟀今之促織也蜉蝣甲蟲

也好叢衆而生也朝生而夕死舍人曰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畧郭璞曰似蝸蟻身狹而長有

角黃黑色聚生糞土中朝生暮死猪好噉之陸璣疏云蜉蝣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

陰雨時地中出埃即俟字蝣音由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師古曰乾卦九

五爻辭也言王者居正陽之位賢才見之則利用也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思語辭也皇美也言美哉衆多賢士生此周王之國也

故世平主

聖俊艾將自至

師古曰艾讀曰艾

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

會神相得益章

師古曰章明也

雖伯牙操遞鍾

晉灼曰遞音遞送之遞二

十四鍾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臣瓚曰楚辭云奏伯牙之號鍾號鍾琴各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

伯牙以善鼓琴不聞其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各是也字既作遞則與楚辭不同不得即讀爲號當依晉音

耳逢門子彎鳥號師古曰逢門善射者即逢蒙也應劭曰楚有柘桑鳥栖其上枝下著

地不得飛欲墮號呼故曰鳥號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顛顛按墮黃帝弓臣下抱弓

而號故各弓鳥號師古曰應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張二說皆有擬逢皮江翻

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

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

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

不止曷令不行師古曰胡皆何也化溢四表橫被無窮被皮義翻

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

師古曰殫盡也太平之責塞師古曰塞滿也塞悉則翻優游之望得休徵

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响噓呼吸如

僑松

如淳曰五帝紀彭祖堯舜時人列仙傳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師古曰响噓皆

開口出氣也僑王僑松赤松子皆仙人也响吁于翻噓音虛

眇然絕俗離世哉師古

曰眇然高遠之意離力智翻

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褒對及之

好呼到翻

同京兆尹張敞亦上䟽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

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

遠于願翻幾居希翻

上由是悉罷尚方待詔

此尚方非作器物之尚方尚主也主

方藥也司馬相如大人賦詔岐伯使尚方是也

初趙廣漢死後爲京兆尹者

皆不稱職

稱尺證翻

唯敞能繼其迹其方畧耳目不及廣

漢然頗以經術儒雅文之

上頗脩飾宮室車服盛

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諫大夫王吉上疏曰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

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

也師古曰言天子如此雖於百姓欲治之主不出

師古曰言有時遇之不常值治直吏翻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

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

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斷丁亂翻此非太平之基

也臣聞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

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

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

其本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

師古曰孝

經載孔子之言治直之翻

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

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

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毆一卅之民躋之仁壽之域

師古

曰以仁撫下則羣生安逸而壽考余謂此以仁壽二字並言仁者不鄙詐壽者不夭折也毆與驅同則

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

師古曰高宗殷王武丁也享國

百年竊見當卅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

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嚮也

唯陛下財擇焉喜意以爲卅俗聘妻送女無節則貧

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

承翁主

晉灼曰娶天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則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也

使

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

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師古曰言無節度是

以貪財誅利不畏死亡誅責也求也周之所以能致治刑

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師古曰冥

冥言未有端緒也治直吏翻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

臯陶伊尹李奇曰不繼世而爵也言臯陶伊尹非三公九卿之世陶音遙不仁者遠

師古曰任用賢人放黜讒佞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張晏曰子弟以父兄任爲郎

率多驕鷲不通古今無益於民宜明選求賢除任子

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

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瑯瑒師古曰瑗者刻

鏤爲文
琢音篆

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

上以其言爲迂闊

師古曰迂遠也音于

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

歸 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

桀黠者皆斬之

師古曰桀堅也言不順從也黠惡也爲惡堅也零音憐黠戶八翻

縱

兵擊其種人

種章勇翻下同

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

義羌侯楊玉等怨怒無所信鄉

師古曰恐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

仲馮曰恐怒且恐且怒也羌未有變而漢吏無故誅殺其人故楊玉等謂漢無所信鄉於是與他族皆叛也余謂恐怒仲馮說是無所信嚮不信漢不嚮漢也作怨怒者通鑑畧改班書之文成一家言降戶江翻

遂劫畧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

背蒲妹翻

安國以

騎都尉將騎二千屯備羌至浩亶

浩亶縣屬金城郡有浩亶水出西塞

外東至允吾入湟水子孟康曰浩亶音合門師古曰浩
音浩浩水名也亶者水流峽山岸深若門也詩大雅
曰兇鷺在門亦其義也今俗呼此水爲閣門河蓋疾
言之浩爲閣耳杜佑曰浩亶縣即今金城郡廣武縣
地又曰廣武縣西南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
有漢浩亶縣故城

師古曰重音直用翻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令音零時趙充國年

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將即亮翻下同充國對

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

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翻下同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

難遥度臣願馳至金城昭帝元始六年置金城郡唐蘭鄯廓州地圖上方

略師古曰圖其地形并爲攻討方畧畧俱奏上也上時掌翻下兵尙羌戎小夷逆天背

畔滅亡不久背蒲願翻願陛下以屬老臣師古曰屬委也屬音之欲翻

勿以爲憂上笑曰諾乃大發兵詣金城夏四月遣充

國將之以擊西羌

將即亮翻

六月有星孛于東方

孛蒲內翻

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度河恐爲虜所遮即

夜遣三校銜枚先度

師古曰銜枚者欲其無聲使虜不覺校戶教翻下同

度輒

營陳

立營陳則虜不得而犯諸軍可以相繼而度河陳讀曰陣

會明畢遂以次盡

度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

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

驍堅堯翻誘音酉

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

望陜中無虜

文穎曰金城有三陜在南六百里師古曰山峭而夾水曰陜陜四望者陜名也

陜音狹

夜引兵上至落都

服虔曰落都山名也拋水經注破羌縣之西有樂都城後

漢志浩亶縣有雒都谷劉 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

朐曰唐鄯州治故樂都城 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陜中

師古曰杜

塞也 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

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

西部都尉府

孟康曰在金城

日饗軍士

師古曰饗飲之

士皆欲爲用

虜數挑戰

數所角翻挑徒了翻

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

數責曰語汝無反

數所具翻語牛倍翻

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

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壹鬪而死可得邪

言充國持重不

戰羌欲一鬪而死不可得也 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

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

都尉即留雕庫爲質

金城西部都尉也種章勇翻質音致

充國以爲無

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

滅

師古曰言勿相和同并取滅亡別彼別翻

天子告諸羌人犯灑者能相

捕斬除罪仍以功大小賜錢有差

時募能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

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女子及老弱千錢

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

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

徼其疲劇乃擊之

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翻

時上已發內郡兵屯

邊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

姓譜夏啓封支子於莘莘辛相

近遂爲辛氏漢初申蒲爲趙魏名將及徙家隴西遂爲隴西人余按此叙辛武賢之世然旣以莘爲辛而

又以申牽合之以其聲相近也然周自有太史辛甲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

邊空虛勢不可久若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

冊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耐冬不如以七

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

鮮水上者劉昫曰漢金城郡之金城縣罕羌所薊也後漢置西海郡晉乞伏乾歸都於此唐爲

蘭州五泉縣余挾漢書羌豪獻鮮水海地於王莽置西海郡即此山海經云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

于徐吾非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

兵還冬復擊之復扶又翻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師古曰仍頻也天

子下其書充國下遐稼翻下同令議之充國以爲一馬自負

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

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師古曰商計度也稍引去逐水草入

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

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復報也載子亥翻而武賢

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師古

日殆僅也韻畧云近也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略師古曰言被劫畧而反畔

非其本心故臣愚冊冊謀也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

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

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師古曰拊古撫字輯與集同此全

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

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師古曰負恃也不先破罕开則先零

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爲彊弩將軍即拜酒

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

師古曰即就也就其郡而拜之賜璽書嘉

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

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師

曰此畜謂畜產牛羊之屬食謂殺麥之欲至冬虜皆

屬也或曰畜食畜之所食即謂草也

當畜食師古曰此畜讀

多臧匿山中依險阻

臧古將

軍士寒手足皸瘃

師古曰皸坼裂也瘃寒

寧有利哉

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敵

師古曰久歷

敵也數音

將軍誰不樂此者

師古曰言爲將軍

今詔

破羌將軍武賢等將兵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

並進勿復有疑

復扶

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

使人諭罕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遣

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

零羌楊玉阻石山木候便爲寇師古曰謂阻依山罕

羌未有所犯乃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師古曰釋

置也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灋攻

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師古曰致人者

引致而取之致於人爲人所引也今罕羌欲爲燉煌酒泉寇燉徒門翻宜

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師古曰須待也坐得致敵之術以

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

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師古曰釋廢也臣

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

約然其私心不能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背蒲妹翻

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

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

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師古曰施德也堅其約

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

著者稍衆著直略翻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服虔曰莫須小種羌名也

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累力瑞翻

下累重同由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於臣之計先誅先零

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

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

見其利戊申充國上奏上時掌翻秋七月甲寅璽書報從

充國計焉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弛

師古曰弛放也望見大軍棄車重欲度湟水重直用翻道阨陘充

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師古曰逐利宜速今行太遲充國曰

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師古

曰謂更迴還盡力而死戰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

斬首五百餘人降戶江翻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

兩兩音亮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師古曰不得燔

燒人居及於田畝之中芻芻放牧也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

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

服虔曰靡忘羌帥名也

充國以

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

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

便文自營

師古曰苟取文墨之便以自營衛

非爲公家忠計也語未

卒

爲于僞翻卒子恤翻

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

而下上詔破羌彊弩將軍詣屯所以十二月與充國

合進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

洛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

上時掌翻

會得進

兵璽書充國子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

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

將卽亮翻

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

原书缺页

動搖

卒讀曰猝下可卒同又卒死同

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

後

知讀曰智羌獨足憂邪

師古曰言儻如此則所憂不獨在羌

吾固以死守

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

食所用糧穀芟稟調度甚廣難久不解解調徒弔翻佺

役不息恐生他變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師古

曰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易以故

臣愚心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

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度徒洛翻其閒郵亭

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林木六萬餘枚在水次

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

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

師古曰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

治湟陜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

賦人三十畝

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也賦謂班與之也畝古畝字

至四月

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爲田者遊兵以

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

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

上時掌翻

上報曰

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

其便復奏

孰與孰同復扶又翻

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

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

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師古曰此兵法之辭言先自完堅令

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余據此言本之孫子

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

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

美地薦草師古曰薦稠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

志而明主班師罷兵鄧展曰班還也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

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

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

輩如淳曰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師古曰如說非也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喻者也羌虜即羌

賊耳無預於胡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

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師古曰一部為一校校戶教翻吏士萬人留

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

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

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

師古曰並且讀如本字又音步浪翻仲馮曰並亦俱也

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

兵以省大費四也

度徒洛翻

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

至臨羌

臨羌縣屬金城郡其西北即塞外

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

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

金城六也

閒與閑同治直之翻

兵出乘危徼幸

師古曰言不可必勝徼堅堯翻

又

遥翻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

瘡墮之患

師古曰墮謂困寒瘡而墮指者

坐得必勝之道七也無經

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

得乘閒之執九也

師古曰閒謂軍之閒隙者也閒古覓翻

又亡驚動河

南大开

服虔曰皆羌種在河西之河南也亡古無字通

使生它變之憂十也

治隍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

枕席上過師十一也

鄭氏曰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

大費既省

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

繇古徭字通

留屯田得十二

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

期月而望者

復扶又翻下期讀曰莠

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

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

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上之將軍孰計復奏充國

復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筭勝少筭

孫子曰多筭勝少筭

不勝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

飢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

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

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數千人虜數

以大衆攻之而不能害燉徒門翻今騎兵雖罷虜見

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羸倫必

不敢指其妻子於他種中種章勇翻遠涉河山而來爲寇

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累力瑞翻重直用翻

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羗解其處師古曰各於其處自瓦解

度徒洛翻不戰而自破之冊也冊與策同至於虜小寇盜時殺

人民其原未可卒禁

卒讀曰猝

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

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

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

師古曰言俱不能止

小寇盜

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

自罷敝

罷讀曰疲

貶重以自損

貶重謂貶中

非所以示蠻

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

言大兵出塞而還人有歸志不可使復留

屯以備羌

湟中亦未可空如是徭役復更發也

復扶又臣

愚以爲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

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

亡古無字

媮得避嫌

之便

師古曰媮苟且也

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

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

上時掌翻

下遐

稼翻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

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

詰去吉翻

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

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

數所角翻下同

其言常是臣任其計

必可用也

師古曰任保也

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破羌

彊弩將軍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

郎將卬出擊彊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

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

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

大司農朱邑卒

上以其循吏閔惜之詔賜其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

祀 是歲前將軍龍頡侯韓增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龍頡侯國屬平原郡師古曰今書本頡字或作額而崔浩云有龍頡材作額者非頡音洛

丁令

比三歲鈔盜匈奴

今音零比毗至翻鈔楚交翻

殺略數千人匈奴

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

史言匈奴漸衰

二年春正月以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 夏五

月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

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餓死者五六千人

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

定計以定數計

筭也羌靡忘等自詭必得

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爲憂責言必能得之請罷屯

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

書班師振旅孔安國注曰兵入曰振旅振整也杜預曰振

整也旅衆也言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鄧晨曰浩星姓賜名

也孫愔曰漢又有浩星衆人皆以破羌彊弩出擊多

斬首生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執窮困兵雖

不出即自服矣將軍即見見賢宜歸功於二將軍出

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

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言一時用兵之事當

以實敷奏豈可以自矜伐爲嫌兵執國之大事當爲後灋老臣不以

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

卒以其意對爲于僞翻卒子恤翻復扶又翻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

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秋羌若零離留且

種兒庫

師古曰且音子閭翻

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

文穎曰猶

非人名也師古曰猶非及楊玉二人也

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

帥煎鞏黃羝之屬

四千餘人降

帥讀曰率下同異曰宣紀五月羌斬

猶非楊玉降充國傳五月奏罷屯兵秋羌斬猶非楊玉降今從傳

漢封若零弟澤二

人爲帥衆王餘皆爲侯爲君

離留且種二人爲侯兒庫爲君陽雕爲言兵侯

良兒爲君靡忘爲獻牛君

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處昌詔舉可

護羌校尉者

護羌校尉之官始見於此范曄曰漢武帝時諸羌與匈奴通攻令居安故圍袍

罕遣李息徐自爲擊

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

湯

四府丞相御史車騎將軍前將軍府也併後將軍府爲五府

充國遽起奏湯使

酒不可典蠻夷

師古曰使酒因酒而使氣若今言惡酒者使如字

不如湯兒

臨衆時湯已拜受節

拜者拜官護羌校尉持節護諸羌

有詔更用臨

衆

更改也音上衡翻

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醕羌

人

復扶又翻數所角翻下同師古曰醕况務翻即醕字也醉怒曰醕

羌人反畔卒如

充國之言

史終言其事卒子恤翻

辛武賢深恨充國

以破羌希賞而格不

行

上書告中郎印泄省中語

辛武賢在軍中時與印宴語印言張安世始不

快上上欲誅之印家將軍以爲安世宜全度下吏自

殺下退

司隸校尉魏郡蓋寬饒

百官表司隸校尉周官武帝征和四

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

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師古曰以掌徒隸而巡察故云司隸蓋音古蓋翻齊大夫陳戴剛直公清

數干犯上意時上方用刑灑任中書官

武帝游宴後庭用宦者爲

中書官宣帝因之遂基恭顯
之禍賢曰中書內中之書也
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

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
師古曰言使奄人當權軸也召讀曰

邵以灋律為詩書
師古曰言以刑法成教化也
又引易傳
傳直言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

書奏上以為寬饒怨謗下其書中二千石
下還稼翻下同時

執金吾議
據公卿表是歲也南陽太守賢為執金吾
以為寬饒旨意欲求

禪大逆不道
師古曰言欲使天子傳位於已
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

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
師古曰詆毀也

挫折上書訟寬饒曰
訟者訟其冤也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

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
為于偽翻
司隸校尉寬

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故引之

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

金張之託

應劭曰許伯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也金金日磾也張張安世也此四家屬託

無不聽師古曰此說非也許氏史氏有外屬屬託之恩金氏張氏自託於近侍也屬讀如本字職在司

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

師古曰仇怨讎也與黨與也

上書陳國事

有司劾以大辟

劾戶繫翻辟毗亦翻

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

諫爲名不敢不言上不聽九月下寬饒吏寬饒引佩

刀自到北闕下

到古鼎翻

衆莫不憐之

匈奴虛閭權渠

單于將十餘萬騎旁塞獵

旁步浪翻

欲入邊爲寇未至會

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爲言兵鹿奚鹿盧

侯

此侯不見於表蓋無食邑猶前羌陽雕爲言兵侯之類也

而遣後將軍趙充國

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

文穎曰五原朔方之屬也師古曰九郡者五原

朔方雲中代郡鴈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餘騎分屯之而充國總統領之據充國傳書此事於征

羌之前通鑑因匈奴內亂書於此以先事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

入還去即罷兵乃使題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

未報會單于死虛閭權渠單于始立而黜顓渠闕氏

事見二十四卷地節二年闕氏音煙支顓渠闕氏即與右賢王屠耆堂

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闕氏語以單于病甚

且勿遠語牛倨翻後數日單于死用事貴人郝宿王刑未

央使人召諸王未至

師古曰郝音呼各翻顓渠闕氏與其弟左

大將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爲握衍胸鞮單于

且子

余翻胸音勃鞮丁奚翻

握衍胸鞮單于者烏維單于耳孫也

應劭

曰耳孫玄孫之子也言去其高曾益遠但耳聞之也

李斐曰耳孫曾孫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

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

侯王表說梁孝王玄孫之子耳孫音仍又匈奴傳說

握衍胸鞮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

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

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

孫之子爲昆孫昆孫之子爲仍孫從已之數是爲八

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

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

握衍胸鞮

單于立凶惡殺刑未央等而任用都隆奇又盡免虛

間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間權渠單

于子稽侯獬旣不得立

師古曰獬音先安翻又音所姦翻杜佑山諫翻

亡歸

妻父烏禪幕

師古曰禪音蟬

烏禪幕者本康居烏孫間小國

數見侵暴

數所翻

率其衆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

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衆居右地

師古曰長其衆

爲之長帥妻七細翻長知兩翻

日逐王先賢揮

鄭氏曰揮音纏束之纏音灼曰音田師古

日晉音是也

其父左賢王當爲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

姑單于許立之

事見二十二卷武帝太初元年

國人以故頗言日逐

王當爲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胸鞮單于有隙即帥

其衆欲降漢

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

使人至渠犂與騎都尉鄭

吉相聞吉發渠犂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

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

小王將者以禪小王將兵者也一日匈奴左右賢王左右

谷蠡王左右大將以下凡二十四長隨吉至河曲黃

為大王將其餘為小王將將即亮翻千里一曲此當

在金城郡界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誼京師如將

字領也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功臣表歸德侯吉既

破車師事見上卷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

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師古曰並護

謂之都都猶大也總也上封吉為安遠侯功臣表安遠侯食

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師古曰中西域者言最處

竹仲翻考異曰百官表曰西域都護加官地節二

年初置蓋誤以神爵為地節也西域傳又云神爵二

年亦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餘里烏壘城與渠

陽關在敦煌龍勒縣西宋白曰伊州伊吾郡漢伊吾

盧地宣帝時鄭吉為西域都護治烏壘城即此永平

末取此地置宜禾都尉匈奴益弱不敢爭西域僮僕都尉由此

罷西域諸國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者危須尉犁開賦稅諸

國取富給焉匈奴蓋以僮僕視西域也今日逐王既降西域諸國咸服於漢故僮僕都尉罷都護

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

安輯之不可者誅伐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師古曰班布也

握衍胸鞞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為薄胥堂

立為署皆單于張本從才用翻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

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元貴靡楚主解憂長男也得令復尚

漢公主結婚重親復扶又翻下同重直龍翻畔絕匈奴詔下公卿

議下還稼翻下同大鴻臚蕭望之以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

不可許

臚陵如翻

上美烏孫新立大功

謂本始二年破匈奴也

又重

絕故業

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匈奴婚親也

乃以烏孫主解憂弟相

夫爲公主盛爲資送而遣之使常惠送之至燉煌

燉音

屯未出塞聞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娶

子泥靡爲昆彌號狂王

本約見二十四卷本始二年岑娶漢書作岑陬

常惠

上書願留少主燉煌

少詩照翻下同燉徒門翻

惠馳至烏孫責讓

不立元貴靡爲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

烏孫持兩端難約結

復扶又翻

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

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

繇古僇字通

天子從之徵還少主

考異曰烏孫傳請昏在元康二年望之傳云神

禹爵二年按元康二年均王之未爲
鴻臚蓋誤以神爵爲元康也

三年春三月丙辰高平憲侯魏相薨

恩澤侯表高平侯食邑於淮陽

柘縣謚法博聞多能曰憲

夏四月戊辰丙吉爲丞相吉上寬大好

禮讓

好呼到翻

不親小事時人以爲知大體

秋七月甲

子大鴻臚蕭望之爲御史大夫 八月詔曰吏不廉

平則治道衰

治直吏翻下同

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

俸扶用翻

欲無侵漁百姓難矣

如滄曰漁奪也謂奪其利便也晉灼曰許慎云捕魚之字也師

古曰漁者若言漁獵也晉說是也

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

如滄曰律百石

奉月六百韋昭曰若食一石則益五斗

考異曰宣紀云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韋昭曰若食一石則益

五斗荀紀云益吏百石以下俸五十斛蓋以十是五難曉故改之然詔云以下恐難指五十斛也

是

歲東郡太守韓延壽爲左馮翊始延壽爲潁川太守

潁川承趙廣漢搆會吏民之後

搆會吏民事見二十四卷本始三年師古

曰搆結也

俗多怨讎延壽改更教以禮讓

更工衡翻

召故老與

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灑百姓遵用

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

張晏曰下里地

物也師古曰偶謂土木爲之象真車馬之形也偶對也棄其物於市之道上也

黃霸代延壽

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

化

好呼到翻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

表孝弟有行

爭讀曰諍行下孟翻

修治學官

師古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治直之

翻春秋鄉射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

周禮地官鄉大夫以鄉射

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
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及都試講武設斧

鉞旌旗習射御之事

漢諸郡以八月都試講武事也
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

都試課
殿最也

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

事吏民敬畏趨鄉之

師古曰趨讀曰趣鄉
讀曰嚮趣七喻翻

又置正五

長

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伍長
同伍之中置一人爲長也長知兩翻

相率以孝弟

弟讀曰悌
下孝弟同

不得舍姦人

師古曰舍止也

閭里阡陌有非常吏

輒聞知姦人不敢入界其始若煩後更無追捕之苦

民無箠楚之憂

師古曰箠杖也楚荆木也
即今之荆子也箠止樂翻

皆便安之

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

施式
鼓翻

或欺負之者延

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

師古曰言豈我負
之其人何以爲此

事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刺七亦翻及門下掾自

剄人救不殊掾于綸翻師古曰殊絕也以人救之故身首不相絕也劉古頂翻延壽

涕泣遣吏醫治視治直之翻厚復其家復方目翻在東郡三歲

令行禁止令之必行禁之必止無違者也斷獄大減斷丁亂翻由是入為

馮翊延壽出行縣至高陵高陵縣屬左馮翊行下孟翻民有昆弟

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

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

賢長吏畜夫三老孝弟受其恥重直用翻賢長吏謂縣令丞也續漢志縣

有畜夫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

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民以與善行賢曰三老孝弟力田三者皆鄉官之名三老高帝

置孝弟力田高后置所以
勸導鄉里助成風化也
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

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閣思過
傳知戀翻一縣莫

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

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

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
師古曰移猶傳也一說兄以讓弟弟又讓兄故云相移復

扶又郡中歛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
歛與翁同許及翻延

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
馮翊統高陵櫟陽翟道池陽夏陽衙栗邑谷口蓮勺鄠類

陽臨晉重泉郃陽役祠武城沈陽襄德
徵雲陵萬年長陵陽陵雲陽二十四縣
莫敢以辭訟

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
師古曰給誑也音蕩亥翻囚

奴單于又殺先賢揮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
師古

通鑑卷九十五
九五
曰恚恨也其後左奧鞬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爲奧

音於避翻鞬王留庭

留單于庭也

奧鞬貴人共立故奧鞬王子爲王

師古曰奧音郁鞬音居言翻

與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

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七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晉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十九

起昭陽大淵獻盡
玄默湑灘凡十年

中宗孝宣皇帝下

神爵四年春二月以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

潁川太守黃霸在郡前後八年

地節四年潁川太守
讓入爲左馮翊以霸

爲潁川太守至元康三年霸入守京兆尹數月還故
官至是適九年中間入尹京是在潁川前後八年

政事愈治

治直吏翻下
爲治政治同

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

數所

角翻穎川尤多夏四月詔曰穎川太守霸宣明詔令百

姓鄉化孝子第第

鄉讀曰嚮第
第上讀曰悌

貞婦順孫日以眾多

田者讓畔

師古曰畔
田界也

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

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

二千石而穎川孝第有行義民

行下孟翻

三老力田皆以

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爲太子太傅

五月匈奴

單于遣弟呼留若王勝之來朝

師古曰呼留若者王
之號也勝之其人名

考異曰匈奴傳握衍胸鞞單于立復修和親
遺弟伊酋若王勝之入漢獻見蓋即謂此也

冬十月

鳳皇十一集杜陵

河南太守嚴延年爲治陰鷲酷

烈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

師古曰詭違正理而殺也

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

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

傳知戀翻又直戀翻師古曰總集郡府而論殺

流

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

鄧展曰言延年殺人如屠伯兒之殺六畜也伯長也

延

年素輕黃霸爲人及比郡爲守

師古曰比接近也音頻二翻

褒賞

反在己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

行蝗

行下孟翻

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年

老頗悖

師古曰悖心惡惑也音布內翻

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

嘗與義俱爲丞相史實親厚之饋遺之甚厚

中竹仲翻遺于

季翻義愈益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

樂音洛

取告至長

安

師古曰取告取休假也

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

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

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秩千

石一曰中丞下還稼翻

得其語言怨望誹謗政治數事十一月

延年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

風俗通引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臘者獵也因獵取獸以祭先祖或曰新故交接大祭以報功也蔡邕獨斷曰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高堂隆曰王者各以其行之盛祖以其終臘水始於申盛於子終於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臘火始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戌臘木始於亥盛於卯終於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未臘金始於巳盛於酉終於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丑臘土始於未盛於戌終於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辰臘

到洛陽適見報囚

師古曰奏報行決也原父曰檢尋前後直謂斷決囚爲報耳非奏得

報也如今有司書囚罪長

母大驚使止都亭

凡郡縣皆有都

吏判準斷是所謂報也

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

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

數責延年

數所具翻

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

守式又翻治直之翻

不

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

日顧反也

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

頓首謝

師古曰重音直用翻

因爲母御歸府舍

爲于僞翻下同

母畢正

臘

師古曰臘及正歲禮畢也正音之盈翻

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

獨殺

師古曰言多殺人者已亦當死也

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

也

師古曰言素意不謂如此也

行矣去汝東歸埽除墓地耳

師古言

待其喪至也

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爲言之後歲餘果

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師古曰稱其賢智也

匈奴握衍胸鞮

單于暴虐好殺伐

好呼到翻

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

讒左地貴人

左地貴人謂左谷蠡王以下至左大當戶統兵者也數所角翻

左地貴

人皆然會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

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獬

爲呼韓邪單于

獬先安翻又所姦翻

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

握衍胸鞮單于至姑且水北

師古曰且音子余翻

未戰握衍胸

鞮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我

若肯發兵助我乎

師古曰若汝也此下亦同

右賢王曰若不愛人

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汗我

師古曰言於汝所居處自

死汗鳥

握衍胸鞬單于恚自殺

恚於

左大且渠都隆

奇亡之右賢王所

都隆奇本立握衍胸鞬單于故亡且子余翻

其民盡降

呼韓邪單于

降戶江翻

呼韓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

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爲左谷蠡王

谷音鹿蠡盧奚翻下同

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

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爲屠耆單于

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

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爲左谷蠡王少子

姑瞽樓頭爲右谷蠡王留居單于庭

屠耆使二子守單于庭而身西

還也師古曰
替音莫構翻

五鳳元年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時音皇太子冠

冠古玩翻考異曰按宣紀太子冠在此年而荀紀於元康三年疑二疏去位事已云皇太子冠至是又重復言之蓋誤也秋七月匈奴屠耆單于使先賢揮兄右奧

鞬王與烏籍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

于揮音纏又音田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師古曰揭

音丘例翻唯音弋癸翻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爲單于屠耆單

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寃復殺唯犁當戶復扶於又翻於

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

之即自立爲車犁單于奧音郁鞬居言翻烏籍都尉亦自立

爲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

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

揭單于兵合爲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

去羌呂翻

共并力尊輔車犁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

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

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即

引兵西南留闐敦地

師古曰闐音頓敦音頓又音對

漢議者多曰匈

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御史大夫

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

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

師古曰士匄晉大夫范宣子也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

卒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卒子恤翻以爲恩足

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蘇林

曰弟順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弟音悌仲馮曰漢與匈奴嘗約爲兄弟此弟直自爲弟耳遣使請

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爲賊

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犇走遠遁

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

救其災患四夷聞之感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

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冬十

有二月乙酉朔日有食之韓延壽代蕭望之爲左

馮翊望之聞延壽在雷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

史案之

師古曰望之以延壽代已爲馮翊而有延壽能名出己之上故忌害之欲陷以罪法

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

餘萬

左馮翊屬官有廩犧以令丞尉師古曰廩主藏穀犧主養牲皆所以供祭祀也校居孝翻

望

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

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

實

率子

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者得其試騎士日奢

僭踰制

師古曰試騎士每歲大試也余謂即都試也據延壽傳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

純方領駕四馬傳總建幢檠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建檠戟五騎爲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噉咷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韃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鞞整居馬上抱弩負簡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駿所謂奢僭踰制

者也噉音叫

又取官銅物候月食鑄刀劍效尚方事

姚音它鈞翻

據劉向傳上令典尚方鑄作事師古注曰尚方鑄巧作金銀之所若今之中尚署又漢制尚方主作御刀

劍及取官錢私假徭使吏

師古曰假謂顧賃也

及治飾車甲三

百萬以上

治直之翻

延壽竟坐狡猾不道棄市吏民數千

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

師古曰奏進也炙之夜翻

燔肉也

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爲飲

爲于僞翻

計飲酒石餘使

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

流涕

二年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

考異曰宣紀云三月行幸甘泉荀紀作正

月按漢制常以正月郊祀蓋荀悅作紀之時本猶未誤也又楊惲傳曰行必不至河東矣蓋時亦幸河東

祠后土史
脫之也

車騎將軍韓增薨五月將軍許延壽爲

大司馬車騎大將軍 丞相丙吉年老上重之蕭望

之意常輕吉上由是不悅丞相司直奏望之遇丞相

禮節倨慢

時繇延壽爲丞相司直師古曰繇音婆

又使吏買賣私所附

益凡十萬三千

師古曰使其吏爲望之家有所買賣而吏以其私錢增益之用潤望之也

請逮捕繫治秋八月壬午詔左遷望之爲太子太傅

以太子太傅黃霸爲御史大夫 匈奴呼韓邪單于

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

人

谷蠡音鹿黎

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

單于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

谷蠡王姑瞽樓頭亡歸漢車黎單于東降呼韓邪單

于降戶江冬十一月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

父呼遨累烏厲温敦皆見匈奴亂率其衆數萬人降

漢封烏厲屈爲新城侯烏厲温敦爲義陽侯師古曰呼遨累

其官號也遼古速字累音力追翻功臣侯表新城侯

食邑於汝南之細陽義陽侯食邑於南陽之平氏

考異曰宣紀呼遨累單于帥衆來降功臣表信成侯

王定以匈奴烏桓屠驀單于子左大將軍率衆降侯

義陽侯厲温敦以匈奴諱連累單于率衆降侯此即

屈與敦也未嘗爲單于或降時自稱單于或紀表二

者誤是時李陵子復立烏籍都尉爲單于復扶呼韓

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屠耆

單于從弟休旬王自立爲閏振單于在西邊從才呼

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

矣單于在東邊

光祿勳平通侯楊惲

功臣侯表平通侯食邑於

汝南之博陽

廉潔無私然伐其行能

伐矜也行身所行也才能才所堪也行下孟

翻

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

好呼到翻

由是多怨於朝廷與

太僕戴長樂相失

樂音洛

人有上書告長樂罪長樂疑

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曰惲上書訟韓延壽郎

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

何容易

易以豉翻

脛脛者未必全也

師古曰脛脛直貌也脛下頂翻

我不

能自保

師古曰言我尚不能自保訟人何以得活

真人所謂鼠不容穴街

窶數者也

李奇曰真人正人也如淳曰所以不容穴正坐街窶數自妨故不得入穴也師古曰

窶數戴盆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窶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窶音其羽。翻數音山羽。

翻

又語長樂曰

語牛倨翻

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

記夏侯君所言

張晏曰：夏侯勝，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之異也。漢史記勝所言故曰：春秋所記謂說春

秋災異耳。師古曰：春秋有不雨事，說者因論久陰附

著之也。張晏謂漢史爲春秋失之矣。

事下廷尉

下廷尉

定國奏憚怨

望爲詆惡言

于定國也。詆與妖同。

大逆不道，上不忍加誅，有詔

皆免憚長樂爲庶人

考異曰：宣紀十二月，楊憚坐前爲光祿勳，有罪，免爲庶人，不悔。

過怨望大逆不道，要斬荀紀因而用之。憚傳：憚與孫會宗書曰：臣之得罪已三年矣，又因日食之變，驪馬

猥佐成上書告憚罪，下獄死。又楊譚稱杜延年爲御史大夫，按百官表：憚以神爵元年爲光祿勳，五年免。

戴長樂亦以其年爲太僕，五年免。杜延年以五鳳三年六月辛酉爲御史大夫，又按蕭望之傳：使光祿勳

憚策免望之其事在今年八月憚猶爲光祿勳至四年四月乃有日蝕之變蓋憚以今年十二月免爲庶人至四年乃死宣紀誤也

三年春正月癸卯博陽定侯丙吉薨 班固贊曰古

之制名必由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易大傳有是言故經

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師古曰謂虞書益稷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也明其

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

執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師古曰名位在衆人之上也余

謂此言其相業冠羣后耳冠古玩翻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

序黜降也陟陞也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稱尺證翻海內興於

禮讓覽其行事豈虛虛哉師古曰言君明臣賢所以致治非徒然 二

月壬辰黃霸爲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功名

損於治郡

治直之翻

時京兆尹張敞舍鵓雀飛集丞相府

蘇林曰今虎賁所著鵓也師古曰蘇說非也此鵓音芬字本作鵓此通用耳鵓雀大而色青出羌中非武賁所著也武賁鵓者色黑出上黨以其鬪死不止故用其羽飾武臣首云今時俗所謂鵓鬪者也音曷非此鵓也霸以爲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

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爲民興

利除害成大化

爲于僞翻

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

道不拾遺及舉孝子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

師古曰丞相所

坐屋也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爲殿不必宮中也余據鄭玄周禮注漢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後漢之

司徒府則前漢之丞相府也

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爲條教

者在後叩頭謝丞相口雖不言而心欲其爲之也長

史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鷦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

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鷦雀者問之皆陽不知

丞相圖議上奏師古曰曰臣問上計長史守丞以興

化條師古曰凡言條者一一而疏舉之若木條然也皇天報下神爵後知從

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知與智同

微信竒怪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羣恐

臣莫敢白其事也而長史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爲私

教師古曰舍廢也讀曰捨務相增加澆瀆散樸師古曰不雜爲瀆以水澆之則

味薄樸大質也割之散也並行僞貌有名亡實亡古無字通傾搖解

怠

師古曰懈
讀曰懈

甚者爲妖

妖於
驕翻

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

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真淫之行

亡古無字通
行下孟翻

而以僞先天下

先悉
薦翻

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僞聲

軼於京師

師古曰軼
過也音逸

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

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

復扶
又翻

宜令

貴臣明飭長史守丞

師古曰飭
讀與敕同

歸告二千石舉三老

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灑令爲檢

式

師古曰檢局
也音居儉翻

毋得擅爲條教敢挾詐僞以奸名譽

者必先受戮

師古曰奸
求也音干

以正明好惡

好呼到翻
惡烏路翻

天子

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慙

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

樂陵縣屬平原郡師古曰

樂音來各翻史高者帝祖母史良娣兄恭之長子

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

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

尚書屬少府成帝建始四年增置爲五負自文帝罷

太尉官至景帝以周亞夫爲太尉尋罷至武帝以田蚡爲太尉罷後不復除授

夫宣明教化

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

官朕之任焉

師古曰言欲拜將相自在朕也

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

臣朕之所自親

師古曰言具知其材質

君何越職而舉之

丞相職總

百官進賢退不肖霸薦史高以爲所薦非其人可也
以爲越職則非也蓋自武帝以來丞相之失其職也
久矣尚書令受丞相對後漢志尚書令承秦所置武帝

用士人復故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衆事帝
既使尚書召問霸故使尚書令受其對也尚書令中

書令沈約以爲兩官注已見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師古曰乃自得免罪也自

是後不敢復有所請復扶又翻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

爲首

治直之翻

三月上幸河東祠后土減天下口錢瀆

日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

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赦天下殊死以下 六月辛酉以西河太守杜延年

爲御史大夫

考異曰荀紀作辛巳百官表作辛酉按長歷此月丙午朔無辛巳

置西

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處昌呂翻廣陵厲王胥

使巫李女須祝詛上求爲天子

師古曰女須者巫之名也祝職救翻詛莊

翻事覺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

胥

四年春胥自殺

匈奴單于稱臣遣弟右公蠡王入

侍

考異曰按匈奴傳呼韓邪稱臣即遣銖婁渠堂入侍事在明年時匈奴有三單于不知此單于爲誰

也

余按通鑑據班紀而書此也

以邊塞亡寇

亡古無字通

減戍卒什二

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

穀賤農人少利

時穀石五錢所謂穀賤傷農者也數所角翻少詩沼翻

故事歲

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

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

漕卒過半上從其計壽昌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

賤增其賈而糴穀貴時減賈而糴

賈讀日價

各日常平倉

常平倉

民便之上乃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夏四

始此

通鑑九十七
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楊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

以財自娛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諫

戒之爲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師古曰闔

閉也爲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

于僞翻有材能少顯朝廷少詩一朝以晻昧語言

見廢晻與暗同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竊自思念過已大

矣行已虧矣孟行下孟翻常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

子戮力耕桑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復扶又翻夫人情

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

時而既師古曰君至尊父至親張晏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師古曰既已也原

父曰憚但云送終三年本不及放遂三月也臣之得
余謂憚之此言實因廢棄而有怨望之意

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也史記秦作伏祠

改蜡曰臘釋名曰伏者金氣伏藏之日也金畏火故

三伏皆庚日歷忌曰四時代謝皆以相生至於立秋

以金代火金畏火故庚日必伏毛晃烹羊包羔師古

曰夏有三伏冬有臘故稱歲時伏臘

羔炙肉也即今所謂燻也余按羊子曰斗酒自勞音

羔未離乳者也其肉嫩美包音步交翻

來到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應劭曰缶瓦器

翻節歌師古曰缶即今之盆類也李斯上秦王書云擊

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烏烏快耳者真秦聲也是

開中舊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

有此曲

爲蕪治田曰田音堂練翻詩云無田甫田張晏曰山

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真實之物當在困

倉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皆

十三

諂諛也師古曰萁豆莖也音基治直之翻

人生行樂耳

樂音洛

須富貴何時

師古曰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

謂為可也

又暉

兄子安平侯譚

暉兄忠襲父敞爵安平侯忠卒譚嗣

謂暉曰侯罪薄又

有功

謂暉有發霍氏謀反之功也

且復用

復扶又翻

暉曰有功何益縣

官不足為盡力

為于偽翻

譚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

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

蓋司隸事見上卷神爵二年韓馮翊事見上元年蓋古盡

翻會有日食之變駟馬猥佐成上書告暉驕奢不悔

過

如淳曰駟馬以給駟使乘之佐主猥馬吏也有史有佐名成也

日食之咎此人所

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帝見而惡之

下遐稼翻

予讀曰與惡烏路翻

廷尉當暉大逆無道要斬

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要與腰

同妻子徙酒泉郡譚坐免爲庶人諸在位與惲厚善者未央衛尉韋玄成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臣光曰

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爲丞相于定國爲廷尉而趙

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厭於贍其爲善政之累大

矣累力周官司寇之灋有議賢議能周官小司寇之職以八辟麗邦

法附刑罰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鄭立注曰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鄭衆曰若今時廉吏

有罪先請是也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治直寬饒

惲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之况

罪不足以死乎揚子以韓馮翊之愬蕭爲臣之自失

揚子或問臣之自失曰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犯魏夫所以使延壽犯上者

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壽獨蒙其辜不亦甚哉

匈奴閏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郅支與戰殺

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兵敗走到支都單

于庭

郅支忘呼韓邪樹立之恩以兄弟而尋干戈爲漢所誅宜矣

甘露元年

以甘露降紀元說文露潤澤也五經通義和氣津凝爲露也蔡邕月令曰露者陰之

液也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楊惲之誅也公卿奏

京兆尹張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

處昌呂翻

上惜敞材獨

寢其奏不下

師古曰天子惜敞故留敞使掾絮舜有

所案驗

所案驗

李奇曰絮音拏師古曰絮姓也

舜私歸其家

曰五日京兆耳

舜以敞被奏當免在位不久也

安能復案事

復扶敞

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晝夜驗治竟致其死事

不罪

至死而以事致之所謂文致也治直之翻

舜當出死敝使主簿持教告舜

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

主簿處郡閣下主文簿因

以名官師古曰言汝不欲望延汝命乎

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寃獄使者

出

行下孟翻舜家載尸并編敝教

師古曰編聯也

自言使

者使者奏敝賊殺不辜上欲令敝得自便

師古曰從輕法以免

也即先下敝前坐楊惲奏免爲庶人

下遐稼翻

敝詣闕上

印綬

上時掌翻

便從闕下亡命

此即令之得自便也師古曰亡命不還其本縣邑也

賢曰命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

數月京師吏民解弛

師古曰弛放也解讀曰懈

或如枹鼓數起

盜賊多也枹音膚數所角翻下同

而冀州部中有大

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

師古曰就其所居處

而召敞身被重劾

師古曰謂前有賊殺不辜之事劾戶繁翻下同

及使者至

妻子家室皆泣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

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行

治裝而隨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

京兆西都之制爲三輔者列於九卿待罪者謙言也謂身居其官而不稱職則將有疎曠之罪故謂

居職爲待罪西都之臣率有是言坐殺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

數蒙恩貸

師古曰貸音土帶翻宥罪曰貸

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者

事

師古曰記書也若今之州縣爲符教也

便歸卧家謂臣五日京兆背

恩忘義

背蒲

傷薄俗化臣竊以舜無狀枉灋以誅之

妹翻

臣敞賊殺不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灋死無所恨天

子引見敞

見賢

拜爲冀州刺史

冀州部魏郡鉅鹿常山清河等郡廣平具

定中山信都河間等國

考異曰荀紀載於五鳳二年因楊惲事并致此誤也百官表敞以神爵元年爲

京兆尹八年免敞傳

敞到部盜賊屏迹

屏必

皇太

云爲京兆九歲免

敞到部盜賊屏迹

屏必

皇太

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灋吏以刑繩下常侍燕

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好呼到翻下同從干容翻

帝作

色曰

師古曰作動也意怒故動色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

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師古曰姬周之政

且俗儒不達

時宜

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翫聖哲之辭動則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當時

之事此通儒也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此俗儒也

好是古非

今使人眩於名實

師古曰眩亂視也音胡眄翻

不知所守何足委

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臣光曰王霸無異道

昔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之王天子微

弱不能治諸侯諸侯有能率其與國同討不庭以尊

王室者則謂之霸

庭直也不庭不直也一說以諸侯不朝爲不庭治直之翻

其所

以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

亂顧名位有尊卑德澤有深淺功業有鉅細政令有

廣狹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以不能復

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爲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

於後世也

復扶又翻

夫儒有君子有小人

論語孔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

儒母爲小人儒謝顯道爲之說曰志於義則大彼俗

是以謂之君子志於利則小是以謂之小人

治直吏

獨不可求真儒而用

之乎稷契臯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皆大儒也

契息列翻

陶音遙

使漢得而用之功烈豈若是而止邪孝宣謂太

子儒而不立闇於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

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哉非所以訓示子孫垂

灋將來者也

淮陽憲王好灋律

淮陽王欽上次聰子也好呼到翻

達有材王母張婕妤尤幸

婕妤音接子

上由是䟽太子而

愛淮陽憲王數嗟歎憲王曰眞我子也常有意欲立

憲王然因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

疏讀曰踈數所角翻

少詩照翻依倚許氏事見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事見二十四卷

昭帝元平元年本始三年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韋玄成為淮陽中尉

以玄成嘗讓爵於兄事見二十五卷元康四年欲以感諭憲王由

是太子遂安匈奴呼韓邪單于之敗也左伊秩訾

王為呼韓邪計師古曰訾音子移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

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

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師古曰以服於人為下以馬上戰

鬪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師古曰言人皆

有此事耳余謂壯士徒鬪則戰死乃本分必有之事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

弟師古曰韓邪弟也呼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師古曰為

諸國之長帥也長知兩翻下同漢雖彊猶不能兼并匈奴柰何亂先

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師古曰言秦辱之更令卑下也余謂此言

先單于與漢爭為長雄而今單于臣事之是卑辱先單于於地下也為諸國所笑雖如

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復扶又翻左伊秩訾曰不然彊弱

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自且鞮侯

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且鞮侯單于呼韓邪之曾祖也復報也且

子余雖屈彊於此音其勿翻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

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

難乃呼韓邪從其計從左伊秩訾也引眾南近塞近其

遣子右賢王誅婁渠堂入侍師古曰誅音殊婁音力于翻郅支單

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 二月丁巳樂成

敬侯許延壽薨

恩澤侯表樂成侯食邑於南陽之平氏

夏四月黃龍

見新豐

見賢編翻

丙申太上皇廟火甲辰孝文廟火上

素服五日

烏孫狂王復尚楚主解憂

復扶又翻

生一男

鴟糜不與主和又暴惡失衆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

候任昌至烏孫

侯衛候也爲和意之副任音士

公主言狂王爲烏孫

所患苦易誅也

易以疏翻

遂謀置酒使士拔劍擊之劍旁

下

師古曰不正下也

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會兵圍

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

師古曰瘦音搜赤谷城烏孫國都去長安八千九百

里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乃解去漢遣中郎

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金帛

治直之翻

因收和意昌係

瑣

係瑣即今云鎖索也

從尉犁檻車至長安斬之初肥王翁歸

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翎侯俱去居北

山中

其山在烏孫之北也翎與翁同音許及翻

揚言母家匈奴兵來故衆

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爲昆彌是歲漢遣破羌將

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燉煌通渠積穀欲以討

之

時立表穿渠於卑鞞侯井以西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湧出在白龍堆東山下燉徒門翻

初楚主侍者馮嫪

師古曰嫪音了嫪者慧也故以爲名

能史書

史吏也史書猶

言吏書也習事

內習漢事外習西域諸國事也

嘗持漢節爲公主使

使疏吏翻

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爲烏孫右大將妻

烏孫

國官相大祿之下有左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

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

說輸芮翻

以漢兵方出必見滅

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以自處

處昌呂翻

帝徵馮

夫人自問狀

即此事與數詔問趙充國事參而觀之通鑑所紀一千三百餘年間明審之君

而巳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爲副送馮夫人馮夫

人錦車持節

應劭曰錦車也

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

城立元貴靡爲大昆彌

元貴靡肥王翁歸靡嫡長男楚主解憂所生也事始上卷

神爵二年

烏就屠爲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

還後烏就屠不盡歸翎侯人衆漢復遣長羅侯將三

校屯赤谷因爲分別人民地界

復扶又翻校戶教翻別彼列翻

大昆

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衆心皆附小昆彌

爲漢以兩昆

彌憂勞張本

二年春正月立皇子躡爲定陶王

考異曰諸侯王表十月乙亥立今據

宣紀

詔赦天下減民筭三十

師古曰一筭減錢三十也漢律人出一筭筭百

二十錢

珠厓郡反夏四月遣護軍都尉張祿將兵擊之

百官表護軍都尉秦官武帝元狩四年屬大司馬

杜延年以老病免五月

己丑廷尉于定國爲御史大夫 秋七月立皇子宇

爲東平王 冬十二月上行幸蒼陽宮屬玉觀見應劭

陽宮在鄠秦文王所起伏儼曰在扶風李斐曰蒼音倍師古曰應說李音是也服虔曰屬玉觀以玉飾因各爲在扶風李音曰屬玉音鸞驚其上有此鳥因以爲各晉灼曰屬玉水鳥似鸞鵲以各觀也師古曰晉

說也是也屬音之
欲翻觀工玩翻

是歲營平壯武侯趙充國薨

恩澤侯表

營平侯食邑於濟南夫以趙充國之賢之功而班史列之恩澤侯者以其初封以定策功也如衛青霍去病本以破匈奴功封而班史亦列於恩澤侯以其由衛思后戚屬得進也班史書法猶有古史官典刑後之爲史者不復知此矣

先是充國以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

金罷就弟

先悉薦翻弟與第同

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

謀

師古曰豫讀曰豫

問籌策焉

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

塞

師古曰款叩也按班志漢五原郡即秦九原郡治

榆林

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

師古曰欲於甘露三年正月行朝禮朝直遙翻

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

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匈奴單于朝賀其禮儀宜如

諸侯王位次在下

此議猶依傍成周盛時朝諸侯之制先後皆去聲

太子太

傅蕭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不及也

班歷所故稱敵

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

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

望之此議取春

秋傳王者不治夷狄之意馬絡曰羈牛鞞曰縻言其在荒服待之若馬牛然取羈縻不絕而已師古曰易謙卦之辭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言謙之爲德無所不通也亨火庚翻書曰戎

狄荒服

師古曰逸書也余謂此語或者伏生之書有之今國語猶載此言

言其來服

荒忽亡常

亡古無字通

如使匈奴後嗣卒有烏鼠鼠伏闕

於朝享

朝朝見也享供時享也享獻也古者諸侯見於天子必以所貢助祭於廟孝經所謂四海

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

不爲畔臣

師古曰卒終也謂本以客禮待

卒讀曰猝師古子恤翻

之若後不來非叛臣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匈奴單

于稱北蕃朝正朔

謂朝明年正月朔也

朕之不德不能弘覆

敷

救

翻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

而不名荀悅論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

也

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故天王有八無出大夫出不言奔欲一乎天下也

戎狄道里遼

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執

然也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

商頌殷武之詩也

故要荒

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

國語祭公

謀父曰蠻夷要服戎狄荒服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有不貢則脩各有不王則脩德於是讓不貢告不王於

是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要一焉翻

非敵國之謂也望之欲待以不

臣之禮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

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 詔遣車騎都尉韓昌迎

單于發所過七郡二千騎爲陳道上按漢書郡下又有郡字師古注

曰所過之郡每爲發兵陳列於道以爲寵衛也七郡謂過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馮翊而後至長安也

爲于
僞翻

三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匈奴呼韓邪單

于來朝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

璽白虎通衣者隱也裳者障也所以隱形自障蔽也璽斯氏翻綬音受師古曰璽古奘字奘草各

也以戾染綬亦玉具劔佩刀弓一張矢四發孟康曰玉具劔

諸侯王之制也也師古曰鐔劔口旁橫出者標首鐔衛盡用玉爲之也師古曰鐔劔口旁橫出者也衛劔鼻也鐔音淫衛字本作彘其音同耳服虔曰

發十二矢也韋昭曰射禮三而止每射四矢故以十
二爲一發也師古曰發猶今言箭一放兩放也今則
以一矢爲一放也

蔡戟十

師古曰蔡有衣之戟也蔡音啓

安車一乘鞍勒一

具

師古曰勒馬轡也

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

七十七襲

師古曰一稱爲一襲猶今人之言一副衣服也

錦繡綺縠雜帛八

千匹絮六千斤禮異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

師古

曰道讀曰導導引也如瀉曰長平阪名也在池陽南上原之阪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師古曰涇水之南原即今所謂睡城阪也

上自甘泉宿池陽宮

池陽縣屬左馮翊有離宮在焉賢曰

池陽縣故城在今涇陽縣西北

上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

師古曰不令拜也

其左右當戶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

迎於渭橋下夾道陳

陳如字陳列也又塗也

上登渭橋咸稱萬

歲單于就邸長安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觀以珍寶

師古曰觀示也觀古玩翻

二月遣單于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幕

南光祿塞下

師古曰徐自爲所築者也余按武帝遣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築亭障列城後

人因謂之光祿塞

有急保漢受降城

恐郵支來攻故請有急入城自保

漢遣

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

功臣表高昌侯食邑於千乘樂音洛

車騎都尉

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

朔方雞鹿塞

師古曰雞鹿塞在朔方窳渾縣之西北

詔忠等衛單于

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

師古曰糒乾飯也音備

前後三萬四

千斛給贍其食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

奴者皆畏匈奴而輕漢

先悉薦翻近其新翻

及呼韓邪朝漢後

原书缺页

秋蔡平侯自
蔡徙此因名

三月己巳建成安侯黃霸薨

恩澤侯表

建成侯食

邑於沛

五月甲午于定國爲丞相封西平侯

恩澤侯表

西平侯食

邑於臨淮太僕沛郡陳萬年爲御史大夫

詔諸儒

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

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梁丘賀大夏侯

勝小夏侯建穀梁赤

烏孫大昆彌元貴靡及鴟靡皆病死公

主上書言年老土思

土思者懷故鄉也

願得歸骸骨葬漢地

天子聞而迎之冬至京師待之一如公主之制

楚主本以

宗室女嫁烏孫今待之後二歲卒元貴靡子星靡代
如公主之制儀比皇女

爲大昆彌弱

師古曰言其尚幼小

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

星靡漢遣之

使疏吏翻

都護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

賜以金印紫綬以尊輔大昆彌

初烏孫王昆莫中子大祿彊善將摠萬餘

騎後遂以爲官各又其國官有大監二人漢列侯金印紫綬今特賜之

漢許之其後段

會宗爲都護乃招還亡叛安定之星靡死子雌栗靡

代立 皇太子所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

死非天命乃諸娣妾良人更祝詛殺我

漢嬪御之秩良人視八百

石爵比左庶長師古曰更音工衡翻祝職救翻詛莊助翻

太子以爲然及死太子

悲恚發病

恚於避翻

忽忽不樂

樂音洛

帝乃令皇后擇後宮

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

元城縣屬魏郡應劭

曰魏武侯公子元食邑於此因而遂氏焉

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

之孫女也

王賀事見二十一年卷武帝天漢二年

見於丙殿

丙丁爲次因殿蓋以甲乙

名見賢

壹幸有身是歲生成帝於甲館畫堂

應劭曰甲觀在

太子宮甲地主用乳生也畫堂畫九子母如涸曰畫堂堂名甲觀觀名三輔黃圖云太子宮有甲觀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也元后傳見於丙殿此其例也而應氏以爲在宮之甲地謬矣畫堂但畫飾耳豈必九子母乎霍光止畫室中是則宮殿中通有彩畫之飾

爲世適皇孫帝愛之自

名曰驚字大孫常置左右

適讀曰嫡嫡正出也曰世適者謂正統繼世之重也

政君之入太子宮亦姬侍耳以子貴遂爲正妃驚五到翻大讀曰太爲王氏竊漢張本

四年夏廣川王海陽坐禽獸行賊殺不辜廢徙房陵

地節四年立廣川王文海陽文之子也內亂爲禽獸行行下孟翻考異曰諸侯表作汝陽宣紀景十三

王傳作海陽今從之

冬十月未央宮宣室閣火

是歲徙定

陶王躑爲楚王 匈奴呼韓邪支兩單于俱遣使
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焉

黃龍元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匈奴呼韓

邪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始支單于以爲呼韓邪兵

弱降漢不能復自還復扶即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

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

餘兵兩兄屠耆得數千人自立爲伊利目單于目漢

自道逢支合戰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支

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

定匈奴度徒乃益西近烏孫近其欲其并力遣使見

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殺其使發八千騎迎郅支郅

支覺其謀勒兵逢擊烏孫破之

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逢即擊故云逢擊

因北擊烏揭堅昆丁令并三國

揭音上例翻

數遣兵擊烏

孫常勝之

數所角翻

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至車師

五千里郅支留都之

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

營室

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又紫宮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孛蒲內翻

入

紫微

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

屬之欲翻

引外屬侍中樂

陵侯史高

屬讀如本字外屬猶言外戚也

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

堪至禁中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

光祿勳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

尚漢

書職典樞機凡諸曹文書衆事皆由之自是之後冬
凡受遺輔政皆領尚書事至東都曰錄尚書事

十二月甲戌帝崩于未央宮臣齊曰帝年十八即位
即位二十五年壽四十

班固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師古曰有功必
賞有罪必罰治

直吏翻綜核名實政事文學灑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

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閒鮮能及之師古曰械者器
之摠名也一日

有盛為械無盛為器鮮少也言少亦足以知吏稱其

職民安其業也稱尺證翻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李奇
推

亡者若紂為無道天下苦之有滅亡之形周武遂推

而癸之固存譬如鄰國以道蒞民上下一心勢必能

存因就而堅固之今匈奴內自紛爭宣帝能朝呼韓
邪而固存之走郅支使遠遁是謂推亡也師古曰尚
書仲虺之誥曰推亡固存邦乃其昌言有亡道者則
推而滅之有存道者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

盛故

此贊引吐雷翻

信威北夷

師古曰信讀曰申古字通用一說恩信及威並著北夷余

謂前音是

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

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師古曰侔等殷之高宗及周之宣王也

癸巳

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蘇林上

官皇后曰皇太后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七